

第 1 章

嬉鬧的女孩們，在午休時分並攏課桌椅，打開熱騰騰的便當，邊談笑邊爭食對方的食物。

瞥見四、五個制服不合規定的少女，推撞著一個乖巧的女孩，大搖大擺的拉著她走過走廊，正在搶排骨的莫鑫鑫停下動作，清秀的小臉笑容消失，還皺起眉頭。沒有想太久，她把筷子放下。

「鑫鑫，不要去！」同桌吃飯的同學們很瞭解她的個性，紛紛勸阻。

莫鑫鑫根本沒在聽，急驚風似的衝出教室。然而並沒有人露出驚慌失措、擔心害怕的表情，甚至也沒有人追上去。

「鑫鑫又來了。」繼續扒飯。

「哈哈—那些人一定會很後悔被鑫鑫看到。」

「不過，為免鑫鑫得理不饒人，我還是去找老師吧。」同桌吃飯的女同學咳聲嘆氣，放下吃了一半的便當當抓耙子去。

莫鑫鑫發揮飛毛腿的功力在走廊奔馳，水兵制服胸前的紅色領巾飄蕩，及膝裙下圓潤的膝蓋若隱若現，筆直修長的美腿大幅度躍動著。

她跑過數個班級教室，而她行經過的教室紛紛探出幾個好奇的學生，想著該不該去看熱鬧。不過……莫鑫鑫很嗆辣啊！

她在女廁門前堵到那群不良少女。

「喂，妳們又想幹麼？」莫鑫鑫氣喘吁吁的，雙手叉著腰，一副興師問罪的態度。

「莫鑫鑫！不關妳的事，閃遠一點！」其中一個染著酒紅色頭髮的少女不客氣的撇嘴。

「被我看到就關我的事。」她被這種輕蔑的態度惹毛了，雙手環胸，腳站三七步，要耍狠她也會啦。「不要告訴我，妳們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一五個人陪這位同學上廁所，放屁！」

「妳是認識她哦？很煩耶！」另一個把頭髮挑染成金色，蓄著男生似的短髮的女孩，不耐煩的把嘴裡的口香糖吐掉，看著那個被她們帶來的膽小女孩，竟然怕得在掉眼淚，忍不住動手推她一把。

「妳再碰她試試看！」莫鑫鑫忿怒的警告。「認識也好，不認識也好，第一天認識我莫鑫鑫嗎？總之，今天這件事情我管定了！」她氣瘋了。

她最討厭這種恃強凌弱、以多欺少的行為，她無法理解，四、五個人圍打一個人，這有什麼好值得驕傲的？能夠證明什麼？

多數人會置身事外視而不見，但她卻不能忍受這種事情，不論被欺負打壓的人是誰，就算那個人是她的死對頭，她也會站出來。

「大姊，我看她不順眼很久了，老是找我們麻煩，乾脆今天給她一個教訓！」金髮女孩在個頭最嬌小的女孩耳邊嘀咕，想來那位個頭最小的，就是她們的頭頭了。大姊頭歛眉沉思，似乎在思考手下的提議。

「大姊，我們不見得是莫鑫鑫的對手，這三年來我們幾乎沒有打贏過她……」另外又有人建言。

「不如我們先放那臭女人跟莫鑫鑫回去，放學後再……」

一夥人七嘴八舌的幾乎吵了起來。

「閉嘴！」大姊頭一喝，朝四周掃過一記狠瞪，小妹們立刻閉上嘴巴。「莫鑫鑫，妳要壞我好事到什麼時候？」

「張小雨，妳要幼稚到什麼時候？」她故意搖頭嘆息。

張小雨大姊頭深呼吸，告訴自己跟莫鑫鑫生氣是沒用的，全校就只有這個女生不畏惡勢力，也只有她的勇氣讓自己忌憚。

已經數不清她們為了這種事情吵架、大打出手多少次了，莫鑫鑫這個好學生操行成績裡數個小過、警告，都是因為打架打出來的。

可惡，她還真的怕了莫鑫鑫——

「好，今天看在妳的面子上，我放了這個臭女人。」張小雨決定下回一定要把事情做個了斷。「下次妳再來插手管閒事，就別怪我對妳不客氣了。」快畢業了，把兩人三年來的恩怨一次解決。

「還是妳好說話。」莫鑫鑫笑咪咪的點點頭，想著今天不用打架真是太好了。她在張小雨的手下們不甘心的狠瞪之下，帶走了被困的女孩，她不認得她是誰，從制服上的領巾看來，是代表二年級的深藍色，是個學妹呢。

正當她要安慰嚇壞的學妹時，背過五人的她突然被人推了一把，她反射性的把學妹往旁邊一推。

她疼得齙牙咧嘴，卻倔強的不喊疼，然後她很快的站起來，沒看膝蓋的擦傷，一抬頭就被人打了一巴掌，她錯愕，而且忿怒的瞪著那個動手的紅髮少女。

「妳——」

「看妳不爽很久了，今天一定要給妳一個教訓！」紅髮少女撲上來，與她扭打成一團。

「住手！」張小雨的命令無法阻止手下的動作，而那些受莫鑫鑫氣達三年的女孩們，紛紛加入同伴的行列，四人同時動手。

扯頭髮、抓臉、踹、打、咬、踢——完全沒有技巧可言的女孩子打架方式。

莫鑫鑫也不是省油的燈，雖然以一敵四，但她也沒讓那些不良少女好過，不是頭髮亂了，就是臉被抓花了，總之就是玉石俱焚的一場爛架！

「妳們在做什麼」震怒的男性嗓音低沉有磁性，張小雨為首的不良少女們頓時作鳥獸散，逃跑時回頭看有沒有其他老師追上來，不意看見校內最歡迎的老師，頓時漲紅了臉，更是沒命的逃跑，留下制服凌亂，頭髮也亂七八糟的莫鑫鑫。

她連水兵服上的領巾都被扯掉了！

「莫鑫鑫，又是妳！」沒好氣又莫可奈何的語氣，出自一位身材高大、五官深邃豪邁的混血帥哥口中。

「呃——呵呵呵呵。」她乾笑數聲，回以帥哥老師一個近乎諂媚的笑容，甜甜的喊著，「貝洛斯老師，你來救我啦，我好開心哦。」

貝洛斯嚴肅的看著嘻皮笑臉的她，但沒多久就破功，無奈的搖頭失笑。「莫鑫鑫，不要耍寶！剛剛那些人是誰？我沒看清楚，好像有一個紅頭髮的……」

「看不清楚就算了啦！反正，我也讓她們吃到苦頭了。」小紅和小金臉上的黑青，會讓她們痛上好一陣子吧。

正當她得意得嘴角上揚時，看見貝洛斯老師臉上不贊同的表情，於是馬上裝可憐。

「老師，我受傷了，帶我去擦藥。」莫鑫鑫涎著笑臉央求，「拜託你啦，我好一痛一哦一」她指著膝蓋上的嚴重擦傷，哀聲求饒。

貝洛斯瞪她兩眼，忍不住又笑了。

他實在拿莫鑫鑫的厚臉皮沒轍，她每次都這樣！被逮到跟人打架就來這招，不過她個性很可愛，不記仇、不追究的個性讓人欣賞，是他疼愛的學生之一。

「那妳還站在這裡幹麼？還不快點，午休快結束了。」就算逮她到教官室去盤問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，他乾脆順了她的意。

「等一下。」跟老師離開前，她走向從她們開打後，就一直縮在牆角暴哭的學妹。她放輕語調，很輕很柔的對學妹說：「學妹，妳還好吧？有沒有受傷？」

學妹很可憐的低頭哭著不說話，莫鑫鑫好心的把學妹扶起來，仔細打量她是不是有受到波及受傷？還好沒有，只是一張臉哭得很醜，令人慘不忍睹。

「沒事了。」

她從裙子口袋裡掏出皺巴巴的手帕，溫柔的擦拭學妹臉上的眼淚。

「這麼漂亮的臉蛋哭就浪費了，妳要堅強點，那些人沒有什麼好怕的，也許妳會覺得不公平，為什麼自己會被人欺負？但這世界就是弱肉強食，妳一定要讓自己強悍，我們必須靠自己保護重要的東西。把眼淚擦乾。」然後把手帕往學妹手上一塞。「這個給妳，不要再哭了哦，掰！」

她沒發現，那位貝洛斯老師看著她安慰學妹的眼神，溫柔澄清得一如平靜的湖面。莫鑫鑫就是個這麼極端的女孩，見義勇為，好打抱不平，常常做事不經大腦，衝動的跟人大打出手，但是她的心很柔軟，富同情心而且善於安慰，為人著想，成熟懂事得讓人忽略她的年紀而動心……

「老師！」她快樂的跳到貝洛斯面前，笑容大大的，主動抱住他的手臂，「帶我去保健室吧！我需要你！」

貝洛斯拉回思緒，板起為人師表的面孔。「妳這個諂媚鬼……」搖頭嘆息。

「哈哈哈哈哈」她的笑聲不絕，看見老師拿自己沒轍她就很高興。「學妹，妳還好吧？要不要去保健室休息？貝洛斯老師在這裡，讓他表現一下紳士風度！」她沒有遺忘嚇壞了的學妹，打著算計老師的主意。

學妹抬頭看了他們兩人一眼，然後紅著臉低頭，輕輕的搖頭，害羞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「那妳快回教室吧，張小雨她們再找妳麻煩，妳就大叫！聽見沒？」莫鑫鑫再三叮嚀後，才賴著貝洛斯離開。

兩人消失在走廊的那一端，留下不再掉淚的學妹，攤開莫鑫鑫給她的手帕，素淨的淡藍色手帕，在角落繡了一個\$符號。

看著那符號就想到學妹的某種特性，學妹破涕為笑，將手帕納入掌心，緊緊握住，對著她離去的方向輕聲道：「謝謝妳……」

保健室裡的推車旁，一個高大英俊的混血男人，一個嬌小清秀的少女，暖暖的冬陽透過窗櫺，照射在這兩人身上。

女孩坐在椅子上，抬起腳讓男人溫柔的替她清潔腿上的傷口，這是唯美寧靜的一刻——

但是我們男主角的啾啾唸，破壞了這個畫面！

「我從來沒有看過像妳這種女孩子！女孩子要秀氣、端莊，妳都幾歲了，還像小孩子一樣跟人打架？」

「是她們先動手的一啊！很痛耶，老師！」莫鑫鑫的解釋為她招來貝洛斯心狠手辣的對待。

他在貼紗布的時候用力往她傷口一按，痛死她！

「還有藉口？」淺色瞳眸朝她拋去一瞪。

她吐了吐舌，不敢造次。

雖然跟貝洛斯老師沒大沒小慣了，但她還知道他是老師，是個大人，有不能違逆的公權力。

但是看老師這麼溫柔的替她上藥，又關心的叨唸她，一顆少女心早就為他萬劫不復了！

「貝洛斯老師，我好喜歡你哦！」她大膽無畏的示愛。

第一次聽見她在課堂上對自己表示好感時，他確實是很困窘，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，但是聽久了也就已經麻痺了。

他不會放在心上，這只是小女生的迷戀而已。

「莫鑫鑫同學，這樣開大人玩笑很有趣嗎？」貝洛斯沒好氣的在她臉上輕拍兩下，不意拍到她被人打了巴掌的那一邊，她疼得齙牙咧嘴。

怒瞪她臉上清晰的五指印，他實在想不透，為什麼她現在還笑得出來？

「我是認真的啊，我又不是沒人追……貝洛斯老師，我真的喜歡你啦！你呢？你喜不喜歡我？」莫鑫鑫眼睛晶晶亮，期待愛慕老師的回答。

貝洛斯笑笑的回覆，「所有的學生我都喜歡。」邊笑邊把冰袋往她紅腫的小臉一湊。

「老師，我跟你說正經的！」她嘟起嘴的抗議，「不要以為我年紀小就可以敷衍我！」接過冰袋敷臉，她一邊抱怨著。

「莫鑫鑫同學，傷口都包好了，不要賴在保健室，還不趕快去上課？」貝洛斯端起老師的架子，態度強硬的趕她。

「等到我畢業你也要回國了，老師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心急！」她的語氣中透露著哀怨。

差一點又被她那無助的眼神給騙了，十八歲的少女情懷啊，唉——

感情的牽扯不在他的預期中，為免這個小女生真的把感情放在自己身上，他決意把話說清楚。

「莫鑫鑫，雖然我允許學生跟我開玩笑，但玩笑也該有個底限，我很嚴肅的告訴妳，不要跟大人開『這種』玩笑，妳的舉動讓我很困擾。」

他的嚴厲指責，讓莫鑫鑫很受傷。

「老師，我沒有這麼喜歡過一個人。」她眼神哀傷，「我該怎麼做，你才相信我是認真的？」

莫鑫鑫那難得的認真神情，讓貝洛斯感到困惑，教導她這一個多月，從沒看見她用這麼正經不帶笑容的語氣說話。

她向來都是嘻嘻哈哈，滿不正經的喊著，「貝洛斯老師，我喜歡你！我當你女朋友好不好？好不好啦！」

想到自己竟然這麼嚴厲的訓斥她，似乎太過殘忍了，一時之間，他的內心動搖了。他收起心底的激盪，莫可奈何的摸摸她的頭，一副大人對待小孩的態度。「妳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。」

「不要把我當小孩子！」她有點生氣的把他放在頭上的手給打下來，「我十八歲了！」

「才十八歲，還有大好的未來等著妳。」貝洛斯嘆息，「妳還是把心思放在未來的大學生活上吧。」一進入大學的花花世界，被追求者圍繞，她哪還會記得高中時曾瘋狂迷戀的一個外籍老師啊？

「你就是不相信我，」莫鑫鑫幽幽的玩著手指頭，神情是落寞的，「老是敷衍我……」

貝洛斯無奈的摀著臉嘆道：「莫鑫鑫同學——」

「貝洛斯！我要當的不只是你的學生而已。」她突然大聲宣告。

他驚詫，猛然抬頭，發現她臉上哪有剛才的落寞和傷心？她振作起來了！

這，也是她的另一個優點，永遠打不倒，但是——

「莫鑫鑫，妳這是對待老師的態度嗎？怎麼可以直呼我名諱？」還叫得這麼順口，有沒有搞錯啊？

「這只是宣告我是認真的！你等著瞧吧。」她神氣的抬頭哼了聲，「不要小看十八歲女生的毅力——我要追你！貝洛斯。」

他只覺得頭很痛，知道自己在洋洲高中的日子不好過了！

「我的老天……」他忍不住呻吟。

「你等著吧！」莫鑫鑫握拳，認真的向他下戰帖。

就算不成功，她也要把自己的心意傳達給他，他是她十八年來第一次心動、喜歡的人！

第2章

夜幕低垂，月亮高掛天邊。

在一個繁華鬧區的巷道內，一間獨立門戶的十五坪套房裡，有簡單的床、沙發和家具，以及數個未拆封的大紙箱。

莫鑫鑫原本伏在書桌前，很認真的看著課本畫重點、寫筆記，整個房間安靜無聲，只有她一個人。

沙發上有未吃完的泡麵碗、幾條牛仔長褲和制服、未洗的襪子和男性襯衫，交錯幾件女學生制服，明顯一看就知道是男女共住一個屋簷下。

「對了！」她突然放下筆，想到什麼似的開始翻箱倒櫃。

先將那一箱箱未拆封的紙箱搬下來，撕開膠帶一箱箱地找，找得她心急如焚，如熱鍋上的螞蟻。

「完了、完了，我的面試通知……」翻遍所有東西，都翻不到她重要的大學甄試的口試證明，她頹喪的坐在地板上，搔著頭想著要怎麼辦？

「週五面試，還有三天，我把通知收到哪了？」莫鑫鑫垮下了臉。

回想當時時間緊迫，倉卒收拾，她……

「我想到了！應該是放在房間的壁櫥沒有拿出來——仔細一想，我有一堆寶貝沒有帶出來耶，哎喲，但是靖哥又出差不在，我一個人……」她眉頭打了十個結，想著沒人陪同，她該怎麼開口拿回自己的東西？她會被人趕出來吧……

但是面試就在這週五！她不能等，現在就得去，如果找不到的話，還有時間可以補救！

「不管了，就自己去吧。」她拎了鑰匙和外套就走出套房，靠著雙腳，走在那條熟悉的路上。

這十分鐘的路途她內心五味雜陳，有種難以形容的感覺。

站在一棟獨門獨戶的兩層樓洋房大門前，看著窗戶透著溫暖的黃色燈光，在這乍暖還寒的初春看來格外溫馨，她一時竟覺得鼻酸……

「不能想了。」她眨了眨眼，拍拍臉深吸口氣，鼓起勇氣按下門鈴。

「叮咚——叮咚——」

屋子裡有人影，卻沒有人應門，於是她又再次按了門鈴。

「叮咚——叮咚——」還是沒有人來。

莫鑫鑫心裡急了，正要按第三次門鈴時，大門毫無預警的被打開了。

應門的是一個擁有一頭璀璨金髮，身材火辣性感，有著天使臉孔、魔鬼身材的西方美女，漂亮的藍眼睛就像頂級藍鑽，讓她驚艷得看呆了眼，而讓她更吃驚的，是對方在這麼冷的天氣仍穿著深色的運動背心配長褲，一身香汗淋漓，顯然剛運動完的她，連馬尾都是汗濕的貼在頸子後面。

好漂亮、好性感的大美女！

「Hi！妳好，冒昧打擾了。」莫鑫鑫露出誠摯滿點的笑容，禮貌的朝金髮美女打招呼，雖然有點意外應門的是外國人，但她的英文不錯，在溝通上沒問題。

「妳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雖然美女流利的中文讓她驚訝，可對方冷淡生疏的語氣，跟甜美親切的 angel 臉孔差距太大了！

莫鑫鑫被那防備、排斥的神情嚇了一跳，尤其對方還是用那種防賊似的眼神看她，讓她心裡很不舒服。

「我……」她期期艾艾的絞著夾克袖子，越想越覺得自己委屈，「我以前住在這裡……」她低著頭，咬著下唇，「一週前才搬走的，我、我有東西沒帶走，就放在二樓閣樓套房的壁櫥裡，當時倉卒離開疏忽了，那些東西對我很重要，請問……你們在清掃房子的時候是不是有看到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金髮美女冷淡的回答，連眉毛都沒挑動一下，退進屋子裡轉身就要關門。

莫鑫鑫被她的態度刺傷了，但是事關她的大學口試，暫時不值錢的面子先擺在一邊，她急忙攔住金髮美女的動作。

「拜託，請妳幫我看一下，那東西對我真的很重要，我、我不要求進屋子，只請妳幫我看一下是不是還擺在壁櫥裡面？拜託妳。」她低聲下氣的求助。

「與我無關。」金髮美女冷淡得傷人，丟下無情的一句話後，立刻關門。

「砰」一聲，門在莫鑫鑫面前用力被闔上。

吃了閉門羹讓她深覺被羞辱了。怎麼有這麼冷漠的人？她都這麼低聲下氣了，幫她這個忙很難嗎？

忿怒的抬頭，看著這一週前還是「她家」的豪宅……

若不是遭逢家變，她何必受這種羞辱的對待？她只是要拿個東西而已！

「除了面試通知，應該還有一些證件什麼的，靖哥前兩天才問我護照拿了沒有……不行，補辦太麻煩了，我今天一定要拿到！」她喃喃自語，想著自己現在的處境，以及那些東西對她的重要性。雖然私闖民宅是犯法，但她決定冒一次險。

「哼，不讓我進去？太小看我了，我只是不想犯罪而已！」她可是住在這棟房子長達十年的人，剛搬進來不到一週的那個外國女人，會比她懂這棟房子嗎？

是被刺激到，也是急於想要拿回重要的東西，她倒退數步，繞著圍牆走到房子後頭的防火巷，一道斑駁的紅色大門出現眼前。伸手推了推，是鎖上的，但她不以為意，蹲下身來探手到門下，吃力的挑開雙推門的柱角。

老舊的金屬卡榫發出咿呀的聲音，莫鑫鑫眼明手快的托住兩片門板，小心不發出聲音，就著窄窄的開口鑽進門內，而後緩緩的關上門。

「難道沒人知道這後門中看不中用嗎？」她暗暗竊喜，好在新屋主沒有換了後門，否則她很難溜進來。

進了房子後，彎著身子在後院裡走向花台，抬頭看自己以前的房間一燈是暗的，那裡沒住人。

她小心的爬上籐蔓纏繞的圓柱，到制高點時，腳正好踩到傾斜的屋簷，動作矯健，一如住在這裡時，每回晚歸怕被發現，偷偷摸摸溜進房間的情景。

「以前是溜回家，現在是非法入侵……」莫鑫鑫嘆息，想著人生的際遇果真難以預料。

來到一扇半圓形的窗前，搖了搖窗戶，被鎖上了，但鎖沒吃緊，她有技巧的搖了幾下，「啪」的一聲鎖開了。

輕手輕腳的將窗戶一拉，小心不發出聲音，她記得窗台和地板的落差很高，她的腿無法一次踩到地板，所以是很吃力的先跨進右腳，短腿滑稽地跟著身體晃呀晃的，直到踩到地面才整個人跟著踏進來。

當她偷闖成功，正要鬆一口氣時，原本熄滅的燈頓時大亮。

「站住！小偷！」粗聲恫嚇的男聲，嚇壞了原本鬆了口氣的莫鑫鑫，而直接撲上來壓制她的男人身形剽悍，力道痛得她哇哇大叫。

「我不是小偷！我只是來拿東西，我不是壞人啦！」她不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，她像是在空中翻了一圈，然後整個人被制伏在地上，雙手被反剪到身後，痛得她眼淚差點飆出來。

「閉嘴—」男人受不了她的尖叫嘶吼，出聲喝斥，但他卻突然止住聲音，沉吟了半晌後，不確定地開口，「莫鑫鑫？為什麼是妳」

嘎？

她困難的轉頭，驚訝的神情爬滿臉，而後她臉紅，羞憤得想一頭撞死。

「貝洛斯老師……」糗、糗呆了！

當時聽見門鈴聲時，是莉蒂亞應的門，他在書房裡，並沒有去留意或關心來訪者是何人。

會注意到有人闖入，是因為保全系統閃著不明人士入侵的警示紅燈，他才會打開監視器，瞧瞧是哪個闖空門者吃了熊心豹子膽，竟然敢到他住處偷竊？

監視畫面模糊不清，可觀察行動能看得出入侵者對屋子的熟稔。

雖然房子尚未裝修完，但最重視的保全系統已經先裝置完成，貝洛斯才放大膽子住進來，想不到住沒幾天就有人闖空門，而且這人還是他的學生！

該怎麼辦？報警？

貝洛斯坐在客廳沙發上，皺眉看著驚魂未定、一臉失神的莫鑫鑫。

「莫鑫鑫，妳這種行為一點都不可取！」他忍不住對她說教。

「我也不想啊，我好言請你身邊那位大美女幫我忙了，她連理都不理我。」她瞪著站在他身邊，那位一開始就拒絕她的金髮美女。

她是誰啊？跟貝洛斯有什麼關係？

「莉蒂亞？」他朝身旁的女人投以詢問的眼神。

「一切以您的安危為第一考量，除此之外，任何事情都不在我職責之內。」莉蒂亞恭謹的回應，眼裡只有貝洛斯，其他人事物都入不了她的眼。

貝洛斯莫可奈何的嘆息，轉頭對莫鑫鑫詢問：「妳大費周章闖進我家，到底要找什麼？」他搬進這房子不到三天，而她怎麼會知道他住在這兒？

「我……」她遲疑了一下，扭扭捏捏的，生怕有一些她不想透露給別人知道的私事會因此被揭穿，可她若不說的話，不只會被當成小偷，還拿不回重要的東西，那裡頭有爸媽的相片……

她一咬牙，老實招了，「我這星期大學推甄面試，通知單放在這裡沒有帶走，就在閣樓房間一進門右手邊的壁櫥，我想我才搬走不到一個星期，東西應該還沒被清走，裡面還有我的護照和一些私人的東西……」

為什麼她的東西會在這裡？

這是閃進貝洛斯腦子裡的第一個想法。「莉蒂亞。」他朝身旁的女人頷首，她輕皺了下眉，點了點頭轉身上樓。

直到支開手下，貝洛斯才問起，「鑫鑫，妳說妳上週才搬走，表示妳之前住在這裡？」

「嗯。」莫鑫鑫點頭，可敷衍的態度擺明不想多談，「老師，你現在住在這裡哦？」還裝可愛粉飾太平的喊他老師，在學校都沒這麼尊敬。

貝洛斯畢竟是成年人，哪可能被小女生輕易敷衍過去？雖然他常常被她搞得暈頭轉向。

「搬家是小事，怎麼會把重要的東西丟在以前的屋子？而且就算妳把東西遺落在這裡，怎會是自己來討回？妳父母呢？這麼晚了，天氣又這麼冷，怎麼不陪同妳一起來取回東西？」

「我……我爸媽出遠門了。」莫鑫鑫在他的逼問之下，隱晦的說出藏在心中的祕密，「而且……應該永遠都不會回來了吧，哈哈。」她故作輕快的回答。「因為我很堅強啊，所以就留下來把書唸完。」

貝洛斯是聰明人，怎會聽不出她話中的意思，但他卻體貼的沒有點破她被父母拋下的事實。

所以她一個人，沒有家長陪同，也沒有人可以依靠，從此得自食其力生活？明明遭逢巨變，為什麼她在學校仍是樂天活潑，一點也沒有憂愁的樣子呢？

「少爺。」莉蒂亞捧著一個紙箱下樓，放在客廳的矮桌上。

莫鑫鑫一眼就看到她的東西，沒有先看擺在最上頭的大學面試通知，而是先找到相本，沒有翻開，只是緊緊的抱在胸前，像是在隱忍什麼。

「謝謝，這都是我的東西。」她硬是扯出笑容來，像是要告訴貝洛斯她很好，不用為她擔心。

她這倔強、逞強的一面，令貝洛斯不禁動容，想為她做點什麼。

「鑫鑫，我為莉蒂亞的態度向妳道歉，她不是故意的，她只是做事謹慎。剛才我誤認為妳是小偷，所以下手不知輕重，妳有沒有哪裡傷到了？」

「有！好痛，貝洛斯老師你好粗魯！」莫鑫鑫愛面子，順著他給的台階下，誇張的喊起痛來，「在學校你不是這個樣子的！你嚇到我了啦！」

她刻意搞笑，不想讓自己想起那件難過的事，也不想讓難過的氣氛影響了貝洛斯，更不想看見任何人對她露出那種同情悲憫的眼神。

她不可憐，她很好，事情不會再糟了！她這麼告訴自己。

「怕了吧？這是給妳警惕，以後別再亂開我玩笑。」貝洛斯幽默的道。

「貝洛斯老師，她是誰？」莫鑫鑫敵視的眼神，投射在始終冷著一張臉，什麼話也不說的莉蒂亞身上。「你不是說你沒有女朋友？」擺明就是醋罈子打翻了的口吻。

苦了，他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解釋自己和莉蒂亞的關係。想了想，他使用一個模稜兩可的稱謂。

「莉蒂亞是我的親信。」

「親信？有多親」莫鑫鑫咄咄逼人的追問。

「小孩子不要問這麼多，很晚了，我讓莉蒂亞送妳回家，妳住在哪？」

「這個冷冰冰的女人該不會跟你一起住吧」她簡直無法忍受！

難怪她老是被拒絕，被當成小孩子看，原來貝洛斯跟一個活色生香的大美人同住

一個屋簷下，難怪不會看上她這顆乾扁四季豆！

嫉妒的眼瞟向莉蒂亞那凹凸有致的身材，再看看自己像是沒發育的胸部一新仇加上舊恨，她突然很討厭莉蒂亞。

「貝洛斯老師，你不是只任教到這學期嗎？還租這麼大的房子住幹麼？」她瞪著莉蒂亞，對方回視她冷淡的眼神，像是眼裡沒有她莫鑫鑫這個人。

好討厭的感覺啊！

「不是租的，我買了這棟房子。」貝洛斯沒有想太多就回答她。

這句話迅速閃進莫鑫鑫腦子裡，轉換成的塞爆大腦的\$符號。

話說她爸媽跑路之前也是個暴發戶啊，不然怎麼買得起這間獨門獨戶的房子。而她記得這整條街上的房子都價值不菲，上千萬絕對跑不掉。

「想不到啊……」她看著貝洛斯，而他回以一記迷死人的笑容。

她一直以為他只是個普通的外籍老師，到台灣短暫停留賺取旅費，可想不到竟然這麼有錢，有錢到在短暫停留的國家出手千萬買下房子。

心裡有一道聲音告訴她——巴著他！反正妳喜歡他，跟在他身邊絕對有妳好處的！

「嗯？」不知即將被算計的貝洛斯，笑著詢問：「要回家了嗎？」

「貝洛斯老師——」莫鑫鑫扁起嘴，可憐兮兮的小臉垮下來，「我爸媽不管我了……」貝洛斯眉一挑。

剛才不是要他不用擔心嗎？現在裝可憐是為哪樁？其中必定有詐！

「收留我的是我小時候的鄰居大哥，但他常常出差不在，只留我一個人……」

「然後呢？」明知道她是故意提到自己有多可憐，好引出他的惻隱之心，但是他卻忍不住擔心。

她不是別人，是他疼愛的學生莫鑫鑫，一個會令人不自覺發笑的可愛女孩，一個十八歲的花樣少女獨居，她的安危當然會令人擔心了。

「我今天回去才聽說隔壁的護士姊姊內褲被偷了，有色狼——」是事實沒錯，但這時候說來有危言聳聽的意味。

貝洛斯眉頭皺了起來。「什麼」

「少爺。」莉蒂亞輕喚一聲。

從頭到尾都冷眼旁觀的她，不若貝洛斯對莫鑫鑫摻雜了私人感情因素，在她眼中，莫鑫鑫是個不重要的人，他不該浪費寶貴的時間在她身上。她看出主子內心動搖，生怕他會吃虧上當，所以出聲提醒。

「貝洛斯老師，你忍心看我一個人住在套房裡，悲情的煮泡麵當晚餐？」她的刻意苦情，讓冷漠的莉蒂亞忍不住想轟她出門。

「妳——」

貝洛斯抬手，制止了莉蒂亞接下來的舉動，他知道自己的屬下快忍不住了。

「鑫鑫，那妳想怎麼做？」

講了這麼多就是等這句話，她內心竊喜但表面上仍裝得很可憐。

「只有你知道我的祕密，快畢業了，我不想告訴任何人……」

如果他再裝傻下去，也就太假了！她的心思很好猜，就想住進來嘛！

他皺眉的自言自語，「收留妳，我會有很大的麻煩——」

「我就知道老師你最好了！」她耳尖聽見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認定事情就是這麼決定了，「貝洛斯老師，你現在是我唯一能依靠的人了！那我回去搬東西！」

「莫鑫鑫！」他哭笑不得，「我並沒有答應讓妳住進來！」

收留她雖然是好意，但傳到學校那邊可不是鬧著玩的，加上她老喊著喜歡他，要當他的女朋友，如果發生什麼狀況可是很棘手啊！

見他好像很為難，莫鑫鑫指著一旁雙手環胸、冷眼旁觀的莉蒂亞，不服氣地問道：「為什麼她可以，我就不行」

貝洛斯嘆息解釋，「莉蒂亞不一樣，她……算是保護我的人。」

「我才不相信！她看起來比你年輕！」她一針見血的指出，「你不收留我，我、我就去告訴校長，說你亂搞男女關係！」

「妳竟然敢威脅我？」他眼一眯，聲音一沉，緊繃的氣氛一觸即發。

莫鑫鑫對貝洛斯的印象，停留在學校裡那個好說話、上課幽默的老師，同時也是對她很好的一個人。頭一回見識他不尋常的氣勢，那種……令人窒息的緊張感。再仔細一看，他依舊是她熟悉的貝洛斯老師，紅棕帶金的微捲髮絲，臉上是深邃的淺色瞳眸、挺直的鼻梁、微紅的薄唇，一身令人稱羨的象牙白膚色，頎長的身軀有如模特兒般的完美比例，穿著黑直條長褲、外套，很有喬治克隆尼在「瞞天過海」中惡少的味道。

但是此刻的他低垂著頭，十指交握，看來深沉難懂，不知道他現在心裡想著什麼……

「少爺，我報警處理。」莉蒂亞根本不管莫鑫鑫跟貝洛斯的師生關係，在她眼中，莫鑫鑫只是個闖空門失敗的小偷，根本毋需對她網開一面。

「不。」再度抬頭，他眼中的霸氣消失無蹤，無可奈何的問：「妳是臨時起意打算賴著我的，鑫鑫，事出必有因，妳不解釋一下嗎？」

那股奇異的壓迫感消失了，莫鑫鑫頓時輕鬆不少，大刺刺的她沒去細想剛才那緊張的氣氛，毫不避諱的回答，「因為我喜歡你啊！我不想看你跟她住在一起！」她邊說邊瞪向莉蒂亞，彼此互看對方不順眼。

「哼！」還同時朝對方冷哼。

貝洛斯原本沉吟思考該怎麼解決這個難題，但因為莉蒂亞那突兀的冷哼，讓他覺得有趣極了。

莉蒂亞十五歲便派到他身邊，五年過去，擁有甜美外貌的她卻有不符外表的冷漠性格，眼中除了他這個主子，沒有別人。

可今天她卻會為了莫鑫鑫而哼了一聲，不知道這兩個人湊在一起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？

而對莫鑫鑫這個小女生，他也並不討厭，在洋洲高中任教期間，她帶給他的歡笑最多，她是一個心地很美的女孩，個性活潑，雖然成績優秀，但卻沒有架子，是班上的開心果，如果收留她……好像滿有趣的。

想到日後，他忍不住笑出聲來。

「少爺？」莉蒂亞皺眉，不懂主子失笑為哪椿。

「收留我的好處很多耶！我從小就跟著爸媽做生意，任何買賣的行情我都清楚得很！你們兩個外國人要裝修房子、買家具什麼的，小心被人當成冤大頭敲竹槓，讓我住下來，絕對不會讓你吃虧的。」莫鑫鑫努力推銷自己，「而且只要付我一點點的跑腿費就可以了，絕對值回票價！」在說這話時，她眼睛乍放出驚人的金錢能量。

貝洛斯好玩的看著她口沫橫飛的推銷，不禁問：「如果我不讓妳留下，妳也會煩到我受不了而答應妳，是不是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她一回答，莉蒂亞就受不了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。

貝洛斯當下決定—

「我怕了妳，妳想住就住下吧。」

「YES！」莫鑫鑫得逞的握拳。

「不過我有但書。」他在決定之前，自然想過往後的問題，「鑫鑫，我們畢竟是師生，師生同居的事情傳到學校會造成麻煩，我希望妳謹言慎行。」

「傳出去我的麻煩也很多，我當然不會說出去。」要是被人知道她住進貝洛斯老師的家，那些女同學不聯合起來圍剿她才有鬼！

「下回進屋子別再鬼鬼祟祟了。」貝洛斯數落著。

「是，老師！」達成目的的她眉開眼笑，行了個軍禮。

就在兩人嘻笑談天之時，莉蒂亞對貝洛斯說著莫鑫鑫聽不懂的語言，而他也用那語言回答。

不是她精通的英文，她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。

「收留她並不是明智之舉，請少爺重新考慮。」莉蒂亞以自己國家的官方語言—希臘語，表示她的反對意見，「她有可能影響我們來台灣的主要目的。」

「收留她無礙我們行動，莉蒂亞，妳不妨放下成見跟她相處，鑫鑫是個很有趣的女孩。」貝洛斯不禁失笑，「是所有學生中最受我疼愛的一位，她沒有心機。」

「您對她的信任，並不能卸下我對她的懷疑。」她的態度冷硬。

他瞳眸閃過一抹精光，瞟了眼鴨子聽雷的莫鑫鑫，和一臉深沉凝重的莉蒂亞，露出了神祕的微笑。

「除了不准趕她走這一點之外，其他的，就照妳的意思做吧，莉蒂亞。」

「遵命。」得到允許，她的神情趨於和緩。

聽不懂兩人在說什麼的莫鑫鑫，終於忍不住開口，「你們在說哪一國語言？我聽不懂！」

「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要插嘴。」貝洛斯這麼回答。

「你又說我是小孩子！」她鼓著腮幫子，怒瞪著他。

不過七歲的差距，是天地之間的距離嗎？為什麼他不瞭解她是認真的，總是用哄小孩的語氣待她？是不是夾著師生這一層關係，他就看見不見她的真心？

「哼，沒關係，反正我住進來了！」她沒這麼容易被打倒，很快就振奮精神。「貝

洛斯，我會讓你相信我是真的喜歡你！」愛就是要大聲說出來，她的個性就是這麼直接、單純。

「莫鑫鑫！」他拔高音量警告她，「妳應該尊稱我一聲老師！」才答應她住進來而已，馬上就故態復萌了。

「才不要咧！我又不是小孩子。」她嫌惡的皺了皺鼻子，拒絕。

「該死——」貝洛斯低咒。一時的玩心超越理智，他竟然忘了莫鑫鑫這個麻煩的毛病。

不知道現在叫莉蒂亞把她丟出去來不來得及？

他忽然覺得，收留她並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啊！

Crescent